

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第34屆世界盃棒球賽 來源 聯合報 日期 90.11.19 版面 十五版

棒球新世代邏輯 投入超乎政治

滿場國旗紛飛 只是區別球賽「敵我矛盾」的象徵 球迷只想看球玩得開心

蔡詩萍／專欄作家、資深媒體人(台北市)

世界盃棒球賽，就算不碰上選舉，依然有「紅不讓」的本錢，因為棒球已經累積到了一定能量與文化，即使硬體環境夠不上棒球王國要求，但說沒有「巨蛋」；即使軟體條件很殘酷，比方說球員出路依然很差，但比起同樣「淺碟子」的台灣政治，至少，棒球能串聯起民眾自國高中學生，到社會中堅一代等等，好幾個世代的人，不分年齡、族群共同的記憶與感情，這一點，無論哪一個政治領袖的精神感召或政治訴求，都遠遠比不上。

作為一個標標準準的棒球迷，同時身兼一個對政治社會事務有著觀察好奇的評論人，我在世界盃這段期間，對很多企圖把政治與棒球「綁在一起」的評論，不是覺得它們「太政治」，就是感覺它們忽略了「棒球新世代」的新思維，以至於抓不到關鍵。

我所謂「太政治」，是指有些人一看到滿場紛飛的國旗，就馬上斷定這是對狹隘的本土化訴求的一種否認，或者推斷是對扁政府或台灣意識論瀰漫的一種潛意識反抗。事實上，這些球迷一旦走出球場，回到人間，面對政黨或認同的選擇時，會不會像他們在球場上手執國旗、臉繪國徽圖樣似的，有個標準答案，說真的，大有疑問。如果真這樣，最能代表這些符號的政黨，不管是國民黨、親民黨、新黨，這場選戰就不會打得如此辛苦了；反之，看起來最不想與這些符號沾上邊的政黨，或政治領袖，按理講，豈不早該在世界盃球迷的「民意顯示」下，提前淘汰出局嗎？無論從民調，還是從選戰的形勢來看，答案都不該這麼天真、這麼簡單。要能這麼單純，乾脆不如說，球場上都是「泛藍軍」支持者算了。這就是我說的，這些推斷不免「太政治」了，使得他們看不到「棒球新世代」的新政治訊息。

「棒球新世代」不能僅從年齡去界定，而是一種新價值。我們不妨舉一些國外接近國家級運動的比賽當例子。例如，足球迷的瘋狂投入程度，足以讓一些開發中國家暫時紓解貧窮的現實壓力，足以讓先進社會裡著待發的族群矛盾因而獲得解套，但同樣的投入，反過來，也可能刺激了這些議題的提前爆發。這說明了一項運動若提升到舉國皆著迷的地步，其本身就會「異化」，也就是累積出難以釐測的能量，使這運動的成績在或勝或負之間，牽引出諸多社會現實的難題。這也部分解釋了何以政治領袖，總要把握國家級運動的場合，藉以傳遞

他想要達到的政治訊息。別忘了，不是只有民主國家的美國總統喜歡替職棒、職籃開球，集權國家的領袖尤其喜歡。但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，是順著球迷的邏輯走，不敢把操弄的意圖過於明顯，而集權國家則往往相反，想把政治人物若真體會到棒球迷的廣大與普遍，該怎麼做？其實很清楚，要順著「棒球新世代」的邏輯，簡單講，要真誠的顯示自己像個棒球迷；要開球，就要架式十足；想借題發揮，就不要自曝其偏狹的黨派意識之短。

我們都在電視上看過柯林頓、小布希為美國職棒大聯盟開球，舉手投足均無可挑剔，那不是臨時練出來的，在棒球已蔚為「國民運動」的社會，那是想討好選民的政治人物，作秀時「必修的一學分」。

棒球迷在場邊觀戰，同時也是參與一場賽事。他們等同於球員最好的方式，就是經由「符號化」、「象徵化」把自己與場上的球員連成一氣，國旗無疑是這認同最好的符號。甚至可以這麼說，棒球迷一進場，他自己、場邊其他球迷、場上球員，就已經串成一個總體，要集體完成一項任務，各方都需要一個象徵，國旗是區別「敵我矛盾」的象徵，而我們之間則暫時沒有了「內部矛盾」。

要描述「棒球新世代」的邏輯，最好的形容是「比賽勝於一切」，「投入超乎政治」。任何政黨想利用棒球迷在場上的情緒與認同，轉移到現實政治舞台，他若不想得罪棒球迷，最妥當的辦法只有一種：認真喜歡棒球，以超越政黨格局的思維，去理解「棒球新世代」的政治觀。

再簡短補充一點。從球迷在場邊展示各種接近「白癡造句法」、「無厘頭式」的標語與圖像，例如請出趕走荷蘭人的鄭成功延平郡王像、八年抗戰打日英雄「蔣公遺像」、甚至化上寶拉丹彩妝等，都顯示這些球迷已「樂在球場」而渾然忘我的演出，要都說他們的「象徵」有簡單的現實政治意義，恐怕只會落得這些球迷的訕笑吧。他們上了場，只想看球，只想玩得開心。